

# “大粉”伪装内部人士 粉丝“为爱发电”损失真金白银 理性追星，警惕“饭圈”诈骗陷阱

“饭圈文化”，一种依托偶像艺人和粉丝经济形成的青年亚文化。通常来说，“饭圈”会围绕某位明星或偶像组合形成虚拟社群，建立常态化联系，为“爱豆”也就是自己的偶像打榜、购买产品、制造话题、线下众筹以及组织见面会等活动。在形成这一社群的过程中，一些具有“领头羊”作用的“饭圈”红人，俗称“大粉”，会调动人群，让整个“饭圈”的追星动作整齐划一。

一些在官方平台十分抢手的演唱会门票和周边产品，在“大粉”的拼团链接里却价格更低，这样的“应援”渠道，看似是“大粉”的内部特权，恐怕实则另有隐情。依托“饭圈”文化，“大粉”伪装“内部人士”疯狂收割“小粉丝”真金白银，诈骗陷阱是如何织成的？

## A “大粉”向“小粉丝”集资后卷款跑路的新闻并不罕见

付珊(化名)是国内某一线流量男艺人的忠实粉丝，追星十余年，对各家“爱豆”的新闻都有所耳闻。她告诉记者，在“饭圈”，“大粉”以代买演唱会、见面会门票或周边产品，向“小粉丝”集资后卷款跑路的新闻并不罕见。

付珊说：“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在‘饭圈’很有震动的事情是，很有名的站姐，甚至应该算是‘爱豆’最大的粉丝后援会的管理组，她们帮着代买专辑，收到的钱款就直接留下了，专辑没有买，钱没有退给粉丝，人也无影无踪，这个钱用来给自己买了别墅。”

付珊描述的“站姐”“后援会管理

组”，分别是粉丝经济中“意见领袖”“社群管理成员”的代名词，她们也常被称为“大粉”或“粉头”。多数“大粉”有时间、懂技术，能真金白银地为“爱豆”砸钱，其中一些甚至能与公司经纪人直接联络、与之形成一定程度的雇佣关系，她们借助“有实力”的追星人设，在“饭圈”中做到“一呼百应”。

去年暑期，某韩国明星团体的粉丝司祺(化名)在朋友的推荐下进入一个追星群，方便了解“爱豆”活动，和群友一起追星。她向记者回忆，群主是“饭圈”有名的“大粉”，在“小粉丝”心中威望很高。

司祺说：“那个群原本就有挺多人的，

她经常在群里说她去线下追星，会展示她的入场票，还会发一些截图，是和可能是主办方那边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，说可以给我们配票。”

考虑到这位“大粉”“有钱有关系”的人设，其团购链接中预售的签售专辑等周边价格又低于官方平台，司祺对这位“大粉”所售产品的渠道深信不疑，果断拍下链接，暗自窃喜捡到了大便宜。据她透露，在“饭圈”，很多经济条件较好的“大粉”只是为了能争取到更多和“爱豆”线下或线上见面的时间，会特意购买上百张签售专辑，享受更长的“亲签”过程。

司祺说：“等这些专辑发货之后，她放

在家里又放不下，买完后就会折价出给其他粉丝，所以‘大粉’卖专辑会比官方卖得便宜很多。买签售专辑等的周期比较长，起码要3至4个月，因为不知道主办方什么时候发货。”

这之后，司祺陆续在该账号发布的链接中购买了专辑、明信片、签名服装等周边产品，等待发货；去年年末，她又在这渠道购买了2024年1月的演唱会门票。直到演唱会已经开始，上述产品无一发货，反复催单后“大粉”将其拉黑，司祺才意识到被骗，继而报警。而到此时，她已经在“大粉”的团购链接中花费了两万余元。

## B 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 诈骗金额高达300万余元

2024年1月，江苏省江阴市公安局进行立案侦查，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吴某。3月，吴某被抓捕归案。5月，案件移送至检方审查起诉。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盛艳介绍，2022年底，大学毕业不久的吴某迷上了韩国某明星团体，且追星行为愈加狂热，不仅追看演唱会，还跟着偶像四处拍照、接机。追星路上，吴某还通过微博和线下活动结识了不少和她一样的“追星族”，大家互加微信后，建立微信群一同追星。由于追星期间的演唱会门票、周边产品费用以及住宿、交通等花销较大，吴某渐渐动起了歪心思。

盛艳说：“她追的明星团体，在韩国、泰国这些周边国家都要开演唱会，她基本都在国外，一直追着明星跑，一次出国的费用大概10万元，这里面包括她自己的来往开销，摄影师、摄像师等同行人员的所有费用也全是她一个人出。在费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，她就想到手下有很多‘小粉丝’，利用提前收预付款的方式来实施诈骗。”

“我认识内部人员，可以买到价格便宜、位置好的演唱会门票”，2023年5月，她在共同追星的粉丝微信群里谎称自己有特殊渠道，开始了第一波操作。

盛艳说：“在已经开始实施诈骗的过程中，她要取得微信群里粉丝的信任，信任的基础就是‘她跟我们喜欢的明星有很多照片，而且是很内场的互动，她确实跟里面的人关系很好’。粉丝以为她真的认识这些明星经纪团队的内部人员，从而可以购得周边、演唱会门票。”

接到粉丝订单后，并没有低价购票能力的吴某，先是自掏腰包高价买了演唱会门票，再以低价卖给粉丝。这番操作后，拿到门票的粉丝对吴某更是深信不疑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“小粉头”和粉丝主动来找吴某咨询票务和周边产品购买事宜。成功积攒了大量粉丝信任的吴某，正式开始了诈骗行为，她把拼团门票与周边产品链接发到粉丝群里，将定价远低于市场价吸引粉丝购买，并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收款码将粉丝支付的钱直接转入自己账户。

获取钱财后，她购买少部分门票或周边产品来应付粉丝，将剩余的大部分钱尽数用于个人追星。有时为了树立自己“很有实力”的人设，方便进一步行骗，吴某还会包揽同行粉丝的上述开销，以获取口碑。

盛艳说：“在后期，她向大家说‘票是预售的，目前官方还没有出’，或者找其他

一些理由不断拖延。如果有粉丝催单强烈，她也会去买一些票，采用同样的方式，再骗下面一拨人的钱，来补这一拨的‘窟窿’。高价进、低价出，她还在不断挥霍，就不断用这种方式‘拆东墙补西墙’。”

用“新钱”还“旧债”，这样的“庞氏骗局”注定难以为继。盛艳告诉记者，吴某的心态是“走一步看一步”，只享受当下追星的快感。

盛艳说：“她其实知道这个事情总有一天要东窗事发，但她已经追星追到不去考虑后续的事情了。根据她自己的供述，她当时还有另一个想法——她在跟这位男明星一直互动的过程中，觉得男明星给她的体验让她感觉到是可以跟他谈恋爱的，‘只有在想跟他谈女朋友的过程中，我才会给他花这么多钱’，因为男明星没有明确拒绝他，她就一直这样不断砸钱进去，导致‘窟窿’越来越大。”

粉丝“为爱发电”，反遭“大粉”诈骗，本案被害人38名，诈骗金额300万余元；38名被害人中，27名00后，11名大学生，2名高中生。近日，经检方提起公诉，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某十一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十五万元。由于吴某已将诈骗钱款用于追星挥霍，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目前仍难以追回。

检方提示：  
一定要理性追星  
提高网络防范意识  
避免落入诈骗陷阱

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魏宏涛说，利用“饭圈文化”进行诈骗，近两年才慢慢出现，社会及家长可能还没有关注到这类案件，一些年轻人或学生被骗之后，考虑到自己本身是“追星族”，觉得就算了，可能都没有去报案，或者没有跟家里人说。从这起案件也可以反映出，犯罪嫌疑人本身也是“饭圈文化”的受害者；如果受害者们不是痴迷于追星，不是心理上某种程度的扭曲的需求，而是保持一种比较清醒的心态，可能也不会被骗。一旦陷入“饭圈文化”的裹挟，其实也是丧失了理性的判断。

魏宏涛提醒，在“饭圈文化”盛行的当下，一些犯罪分子抓住了当前年轻人、大学生社会经验少、防范意识差、盲目追星等弱点，以“可以帮助买票”“帮偶像打榜”等为幌子来实施诈骗。检方提示，一定要理性追星，提高自己的网络防范意识，避免落入诈骗陷阱。

据央广网

## 41名公招人员入职5个月后被要求“自愿离职” 河南汝州卫健委通报：招聘方案违规，结果予以作废

本报讯(奔流新闻·兰州晨报记者张鹏翔 实习生吕仁卓)近日，有网友反映，41名通过汝州市疾控中心公开招聘考试和公示的人员，在上班5个月后，被单位口头告知考试作废，并要求自愿签写离职书。8月16日，记者联系到了这位网友王女士和另一名当事人张女士，据她们证实确有此事。

据王女士讲，2022年8月底，汝州公开招聘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公告，自己报了名，2023年2月份参加了考试。面试和体检通过后，于2024年2月份公示后入职。

但令王女士意想不到的，今年6月中旬试用期结束之后，在无任何文件的情况下，被口头告知考试作废，并被强制要求签写因个人原因自愿辞职的报告。

“6月14日周五让我们签字，我们没有签。没想到17日周一去上班的时候，大家的工位已经被不认识的人给顶替了。”王女士说，有4个人迫于各种压力最后签字了，但剩下的人到现在都没签，“我们去汝州市、平顶山市、河南省相关部门都反映问题了，但是两个月过去了，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。”

8月16日，汝州市卫健委通报称，

2022年8月，汝州人才交流中心启动公开招聘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工作，后因疫情等原因，招聘工作暂时搁置。2024年2月1日至7日，汝州人才交流中心对拟聘用人员共41人进行公示期间，有关部门陆续收到举报，反映该招聘存在违规违纪问题。随后，平顶山市纪委监委联合汝州市纪委监委对该问题进行调查。经核实，汝州疾控中心在公开招聘过程中，存在招聘方案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、违规设置限制性指定性报考资格条件等问题，违反了人社部门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，该次招聘方案无效，结果予以作废。相关

责任单位、责任领导、责任人已经受到了严肃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。

对于汝州市卫健委的这份通报，当时参加考试的王女士并不认可，“公示期间有问题，为什么随后又通知入职？为何领导存在违规行为后，领导罚酒三杯，考生承担所有？”王女士称，这次考试总共报名人数近800人，考生积极参加并通过了笔试、面试、公示、政审等所有环节，所有流程政府官网可查，本次招考时间跨度2年之久，相关考试公告谁都能看到，政府、人社部门、编办等所有相关部门全都有参与，“我们按要求辞去原工作，未犯任何错误却无辜丢了工作，医保也已断交，而在我们向相关部门索要说法后，换来的却是无底线的向我们家属及亲属施压的手段来逼迫我们妥协。时至今日无任何一人向我们出具过处理文件，或说明任何依据。”